

# EVA WONG 黃怡

關於我手指斷掉的事（收錄於《據報有人寫小說》）

黃怡

關於我手指斷掉的事，他們是這樣說的——

路人一說：「做咩封路啊？」

路人二說：「嘩——真係就咁 o 係間屋入面引爆個炸彈 o 架？」

爆炸品處理課人員說：「引爆的粉末屬三丙酮三過氧化物 triacetone triperoxide。」

網民甲說：「我識整 TATP！好易整，超有型，保證爆，想知點整就 click 入 o 黎~」

港大化學系副教授說：「TATP 非常不穩定，甚至在樽內被搖一下也可以產生爆炸。」

網民乙說：「睇過片，好刺激，想試下！」

東九龍總區重案組高級督察說：「炸藥不是傷者製造的，是他的同學按網上資料自製 TATP 粉末然後賣給傷者，再以紙巾作藥引點燃時引起爆炸，動機純屬貪玩。」  
街坊說：「整炸藥果個男仔好乖 o 架。」

警方說：「男孩一共製造了九瓶藥水膠樽大小的白色炸藥粉末，傷者引爆了兩瓶，一瓶由另一男孩收藏，而製造者自己則收藏了六瓶。」

校長說：「三名學生皆品學兼優，對科學研究十分好奇及熱中，傷者更曾在機械人比賽中獲獎。」

本地軍事評論員說：「製作 TATP 的程序簡易，原料方便廉宜，不少國際恐怖份子都利用它作恐怖襲擊。」

校長說：「製造炸藥的男孩對化學表現濃厚的興趣。」

記者 A 說：「製造炸藥的男孩是學校的化學學會會員，那……」

校長說：「該學會只是教授製作動物標本等簡單化學原理，絕對沒有教授軍事或製作炸藥等內容。」

「星之子」少年發明家說：「對科研有興趣的青少年應該多參與各種比賽、講座和活動，亦可以與志同道合的人交流學習。」

校長說：「傷者對科學機械很有興趣，是校內機械人學會成員，早前與同學組隊

參加『電子科技創意獎勵計劃』獲得亞軍。」

記者 B 說：「那麼這個機械人學會……」

校長說：「該學會主要設計軟件程式，不會接觸化學物品。」

化工原料店店東說：「如果有學生來買雙氧水、丙酮、鹽酸、小梳打等會拒絕出售，怕他們買來做小實驗，處理不當會受傷。」

網民丙說：「我想問呢，我想買化膠水但係買錯左哥羅芳，其實兩者係咪一樣 o 架？Thanks! 」

港大化學系副教授說：「網上言論五花八門，面對不知真偽的製炸藥指引，是否跟隨實行完全是個人判斷力的問題。我相信任何有正常判斷力的人都不會跟著做。」

校長說：「政府應該檢討互聯網資訊的監管制度，除了淫褻及不雅內容外，更要管制這種危害社會及個人健康的資訊。」

記者 C 說：「傷者左手中指及無名指慘被炸至僅剩皮肉相連，臉、眼和胸部亦被灼傷。」

心意卡說：「你的傷口痛嗎？你不要害怕，有我們全班同學支持你……你要勇敢一些，不要敗給你的傷口！」

校長說：「製造並分發爆炸品的男孩已經寫了悔過書，深表悔意，希望警方若證實他們沒有其他犯案意圖便寬大處理，給他們一個改過自新的機會。」

教育評議會副主席說：「學生罔顧自身及他人安全自製炸藥是嚴重違法行為，校方不應單以學生有探究精神而希望從輕發落，警方及校方皆應嚴正處理事件。」

立法會議員說：「如果純粹是少年人好奇，純粹為科學研究而闖禍，咪比個機會佢地改過囉。」

悔過書說：「我以後不會再製造爆炸品或其他危險物品，現在我明白到這件事的危險性和嚴重性，我保證以後不會再犯。我承認當初是貪玩和好奇，才研究這些爆炸品，導致同學受傷，我十分內疚……」

傷者叔父說：「阿亨仔話『好後悔，以後唔敢啦！』喎。」

《廢堡與狗》(節錄，收錄於《感知西半山——就是自然》)

黃怡

**(7) 【腳底按摩 Foot massage 請脫鞋使用 Please take off your shoes when in use】**

他抱著兒子向工人姐姐道謝，想伸手接過膠布時，她又取出了一片獨立包裝的傷口消毒濕紙巾，跟老婆常常放在錢包裡的一樣的牌子。他帶兒子到草地邊沿的野餐桌坐下，看工人姐姐幫他抹淨傷口、貼上膠布，兒子看見她就像看見其他帶著狗的工人姐姐一樣，很快就忘記了自己剛跌倒。真係唔該晒，妳真係好心呢，他向她道謝。剛好我身上帶著膠布嘛，我兒子像他這種年紀時也常常跌倒，她說。妳個仔幾歲呢？他問。六歲了，她說。

再追問下去好像不太禮貌，畢竟要放下年幼的兒子、離鄉別井來照顧別人的女子，大概傷心的故事比快樂的多。剛才和兒子一起追泡泡的三腳狗搖搖晃晃的走來察看玩伴的傷勢，工人姐姐伸手護著兒子膝蓋的傷口不讓狗的鼻子碰到、順勢捧著狗的臉按摩一下；狗興奮地舔了她的手幾下之後聽見別的狗的呼喚又搖搖晃晃地跑去，兒子目送狗狗走遠，像在看電視一樣安靜。啲狗好似好鐘意妳呢，他順勢轉移話題。我常常在這裡遇到牠，有時候會和牠玩，她說。睇嚟妳都幾鐘意佢嘍，他說。是的，不過我父親說先知不喜歡狗、不許我和狗玩，我來到香港才發現原來狗這麼可愛呢，她看著三腳狗說。

這樣的話題要怎樣延續下去呢。啊，就問她的僱主有沒有養狗吧？她說沒有：我的老板得了肺癌，身體太弱，不適合養寵物。那真是讓人難過的消息呢，他說——這場對話愈來愈灰暗了。是的，老板一家都是好人，不過好人也是會生病的，她說。我現在每天的禱告裡都會提到他們，也會提到我父親，他也是得了肺癌，我希望他們可以得到保佑，快點好起來，她說。

他前所未有地無言以對，彷彿忽然忘記了所有的母語詞彙。妳真係一個好人呢，他只懂得說。她笑了一笑。如果她是餐廳裡的侍應，他可以以小費感謝她的幫助；如果她是秘書，他可以讓她放半天假；如果她是老婆，他可以送她花束和新鞋。可是她是別人的工人姐姐，沒有人教過他應該怎樣做。

啊，她的腿上有被蚊咬到的痕跡。他在背包裡取出旅行裝的兒童蚊怕水，問她是否需要？她好像有點不好意思，他就幫她噴了幾下，也幫兒子補噴幾下。咁樣妳今天就唔會再被蚊咬啦，他說。非常感謝你，她說。那個畫畫的女孩在遠方站起來看她，她就馬上站起來，朝女孩的方向走去；兒子向她的背影說 bye bye，她已經聽不見了。

他和兒子一起看著她們一起經龍虎山健身徑上坡往松林廢堡的方向消失，兒子好像已經忘了自己剛剛跌傷，還想跳下椅子去追狗。中午的陽光穿過樹葉打在政府建在草地邊的腳底按摩石春路和健身單桿上，公廁外那不知哪個愛狗人捐出的銀色狗水盤閃閃發亮，等著服務公眾。他帶著兒子走過去、拾起水盤，一起清洗乾淨後注滿清涼的水再放回原處：除了英文以外，還有許多重要的課題得慢慢教起呢。

下山時他又在下坡的路上遇見早前在山頂纜車上遇到的那對年輕男女，女子仍穿著那雙高跟涼鞋相當輕鬆地下山，看來這真不愧是老少咸宜的低難度晨運徑。以前有些坐人力車上山頂的洋人對車夫很沒禮貌，把車資丟在地上讓他們撿呢，男子說。咁衰嘅，女子說。當然不是所有人都如此，一樣米養百樣人，香港的水塘和郊野公園不也就是洋人建起來的嗎，他說。咁又係，她說。那時候連何東那樣獲准住在山頂的歐亞混血兒都不被洋人完全接納，妳大學住在何東夫人堂時沒有聽說過？他說。唔知啊！咁衰嘅！——她裝蠢起來大概只騙得倒那男友。那是和現在很不同的時代呢，他毫不察覺地說。都係，她說。